

名家隨筆

重走八路军总部在山西的抗战之路(七)

红星杨下王家峪

李国清

七月，骄阳似火。走进武乡，走进王家峪，踏上这片写满光辉与荣耀的土地，是为了探寻80多年前一段激情澎湃的曾经与过往。1937年，八路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抗击日寇，从此总部机关辗转战斗在三晋大地上，直至抗日战争胜利。八路军总部5次进驻武乡，在武乡战斗生活536天，其中在王家峪驻扎时间就达260余天。

1939年10月11日，出于战略谋划的需要，八路军总部从砖壁村移驻西南十几里外的王家峪。

在王家峪生活战斗的日子里，八路军总部朱德总司令、彭德怀副总司令、左权副参谋长等首长们运筹帷幄、决胜千里，领导八路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，其中在晋察冀军区发起的黄土岭战斗中，不仅消灭了日军精锐第二混成旅团900多人，还击毙了号称“名将之花”的阿部规秀，给予侵华日军以沉重的打击。

战斗之余，指战员们深入田间地头，帮助村民开荒种田，进到院落上到炕头，与老百姓促膝而谈，军民间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情谊。

魏菊仙大姐是土生土长的王家峪人，曾是八路军总部王家峪旧址管理人员。她给我们讲述了总部首长与村民间发生的感人故事。

村民朱丙戌家就在总部大院的后面，仅隔一堵墙。朱丙戌喜欢下棋，当年朱德总司令闲暇之余总爱找他下棋。朱总司令棋艺相当高超，二人一局排开，真个是“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”，总能杀个人仰马翻。有时正值酣处突然有军情需要处理，朱总司令便舍下棋局转身回到总部作战室，朱丙戌往往将二人未下完的残局搁置下，待朱总司令下回来时再接着厮杀，有时一局棋拖个三五天也是有的。

魏菊仙说到一张米票的故事时，神情颇为动容：“有一天民兵队长朱银江正在家吃饭，这时打外边进来一名八路军干部，正是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。邓政委是来找朱银江商量为部队筹粮的事。得知邓政委还未吃饭，朱银江便热情地邀请他一起吃。再三推辞不下，邓小平政委便吃了朱银江家一碗南瓜豆角饭，临走时，硬将一张米票留下，朱银江再三推辞，邓政委笑着说你若不收下，就是让我违反八路军纪律了。拗不过邓政委，朱银江只好暂时收下，等过几天他去总部找邓政委送还米票时，邓政委早已上前线指挥战斗去了。”

“太行山的冬天很冷，”魏菊仙沉浸在了自己讲述的故事中，“在那个吃穿都异常困难的年代，穷人家的孩子冬天里也常常衣不蔽体。村里有一个叫郝生尧的放羊娃，他穿着破旧不堪的衣服放羊时正好被朱总司令遇见，总司令万分心疼地将自己身上的大衣披在了这个放羊娃的身上。这件大衣后来被郝生尧的母亲拆开掏出棉絮做成了被子，一件大衣暖了一家人。”

这件大衣又岂止是暖了一家人，它的故事温暖了所有根据地老百姓的心啊！

夕阳西下，整个王家峪被余晖映照得像涂上了一层金色。整齐的房屋，宽阔的街道，如今的王家峪人生活在平安幸福的岁月中。晚风中，朱总司令当年亲手植下的红星杨，正一遍遍对后人讲述着那一段难忘的时光。



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

八路军总部王家峪旧址
李晓斌 摄

长宁竹海

乔忠延

前些时，去了个悦目赏心的好地方。那地方在中国旅游四十佳的排行榜上，可以和九寨沟齐名，可以和壶口瀑布媲美，人称蜀南竹海。蜀南竹海在四川省长宁县。其实，叫长宁竹海更直截了当。

长宁竹海面积有120平方公里，仅中心区就有44平方公里。我立即就想到一个词：广袤。我知道这个词不一定适合竹海，但我还是以其提供的想象空间憧憬那一片风光。于是乎，北方那一望无垠的青纱帐放大了，大得我以为那就是竹海。既是海就免不了有波浪，因而，那秋风响过枝动叶摇的景象就幻化成了竹林海涛。我还自以为是，要去南国饱览这样的浩瀚。

从黄土高原到了长宁，到了竹海，我才知道自己的轻浅。这么说吧，我不是浮在水面进入竹海的，而是潜在水底漫游进去。坐车也罢，举步也罢，满目皆竹。头上是竹叶，足下是竹径，左边是竹丛，右边是竹林，前边是一条弯来扭去的竹溪，一甩头，一摇尾，留下一路欢歌，蹦跳着跑到身后去了。况且，这竹林、竹丛，又不全生长在统一的地平面上，而是在丘上，在岭上，在峰上；在坡里，在沟里，在谷里。车行其间，峰回路转，漫山遍野的竹子便起伏跌宕，生动出一个绝美的神话世界。

这是一个用竹子建构的神话世界，竹丛、竹林、竹径别说了，竹丘、竹岭、竹谷也别说了，还有竹洞、竹湖、竹瀑呢！先说竹洞吧！竹丛林立，竹叶招展，忽然透出一个幽静的空间，探头一看，阳光已将竹枝活画在洞底、洞壁上，而且这画不是纸上那竹，纸上的竹是呆站着的，洞中的竹却活泛着呢，随光移动，随风飘动！再说竹湖，一汪碧水被竹林亲昵在怀中亲不够，还把自己的影像神魂全交给了那琼浆。于是，粼粼的波光中除了游翔的云絮，就是那荡漾的绿竹。湖不少见，这般迷人的竹湖则叹为观止了。更令人称奇的则是竹瀑。竹瀑，也就是瀑布。瀑布不过是悬崖上落下去的水流，这竹海中的瀑布却绝然不同了，瀑布是从竹林中穿过的，清清的绿水中沉醉着专意洗浴的竹枝、竹叶，滑步一行就溜到崖畔，就跌

落下去，就碎成了万千珠玑，就响成了漫山歌吟。无疑，那珠玑中便含了无数竹姿，那歌吟中便含了无数竹曲。这样的瀑布真可以说是独树一帜，世所罕见。

在竹海畅游，未免有些淡淡的遗憾，潜步移行，总有些只见星星、不见长天的感觉。正这么想着，有了缆车。坐入其间，方知道异地这代步攀援的工具，在竹海却是凌空观览的绝妙游艇。一般游艇是浮在水面的，而这游艇一样的缆车却是悬在高空的。缆车一出站，人便与白云比肩了，竹谷、竹丘、竹岭都到了身下，这时候才能感受到竹海这个词用得真是精到，随即“壮阔”“浩瀚”等词汇纷纷涌来。我拨开纷沓而至的词语，想寻一点诗意，不觉然苏东坡的大作竟被我搞成了打油句：“横看成波侧成涌，远近高低各不同。要识竹海真面目，尚需身在白云中。”我明白这样凑句，既没了老苏的诗意，也没了人家的哲思，可是，舍此又无法活画身下的风景，只好这么篡改窃用了。

仔细观赏，长宁竹海竹子虽多，却丝毫无见挤挤攘攘的现象。漫山遍野的竹子，各占一点空间，直插高空云端，绝没有一株横向伸展，欺凌同伴。竹子绝不与同类争夺身旁的空间，出土时多粗，终老时依旧。它们争夺的是尖端的阳光，要在破土后的40天中直抵苍穹，去领略高空的境界。这便有了齐刷刷的挺直、高朗朗的昂扬。置身其间，恰如君子成群，仁者云集，倘若这竹子全是世人，这世间全是竹子一般的仁人，岂不早就千里共婵娟了吗？我忽然领悟，长宁之所以成为竹海，不仅在于每一株竹子的自珍自重，而且在于竹子的群体品格，互不牵绊，共耸云端。当然，竹子还能和山、和石、和湖、和瀑，融洽相处，才使这里千姿百态，风情万种。原来竹海就是一个共生共荣、互敬互让的和谐家园。

和谐家园，长宁竹海。

活出个真实的你

武凌翔

转眼，我就是60岁的人啦。

这些年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不愿再重复永不停歇创作的紧张状态，也不愿苦思冥想地构思人物事件、包袱，字斟句酌地推敲韵脚唱词。虽然我不再是昔日老师心中口中“不待扬鞭自奋蹄”的我，但帮单位年轻同事的剧本提些建议、做点适当修改等工作还是必做的，只是，我把业余时间更多地放在休闲与提升上。

首先开启书法练习，同时延续学习心爱的古琴，渐进式恢复幼时的二胡基础。更别说不断地重读那些爱不释手的经典书籍，与作者和书中人物超时空对话，那感觉真是妙不可言……

多年来，由于创作工作的特殊之处，我适应了弹性工作的节奏。而今的我，想着距退休也就几个月时间，要努力改变固有的作息。说来还真不是难事，可以说很适应时下的工作状态。

此一时彼一时，是面对现实而非妥协退让，也可以理解为老去的从容和阅历增加后的淡定。记得那时下乡采风，我最爱山中静谧。想象着若居住其间，可以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，赏日出日落，看云卷云

舒，与万物对话。而今居住闹市，楼下人来车往川流不息，不绝于耳的叫卖声直到午夜，我却无一点不适。

也常自问——我真的安心退休回家做一个居家女人吗？

依我的个性，回答是确定的——不能！

多少年来，作品在报纸杂志刊出，名字被读者记住；剧本在舞台二度呈现，演员说唱皆是你码字编撰，观众为看你写的戏而走进剧场，掌声响起，那是你人生的高光时刻。还有什么能比得上那一刻的幸福呢？教导我几十年的老师说：相比写戏，你更擅长散文随笔，你应该尝试写小说。

六十年，一甲子。经历不多但感悟不少。这时的我，是否可以将世情百态、人文故事、自然美景……用我还不老的笔触和平和叙述、娓娓道来呢？

那么眼下应该就是下一步人生前的一段平稳过渡吧。想好了几个月后，从单位转战图书馆，在这方静修所里继续最爱的写作，因为“你”最懂“你”，“你”不是一个可以躺平的人！

人人都说“活自己”，我以为所谓的“活自己”——是要活出那个最真实的“你”！

